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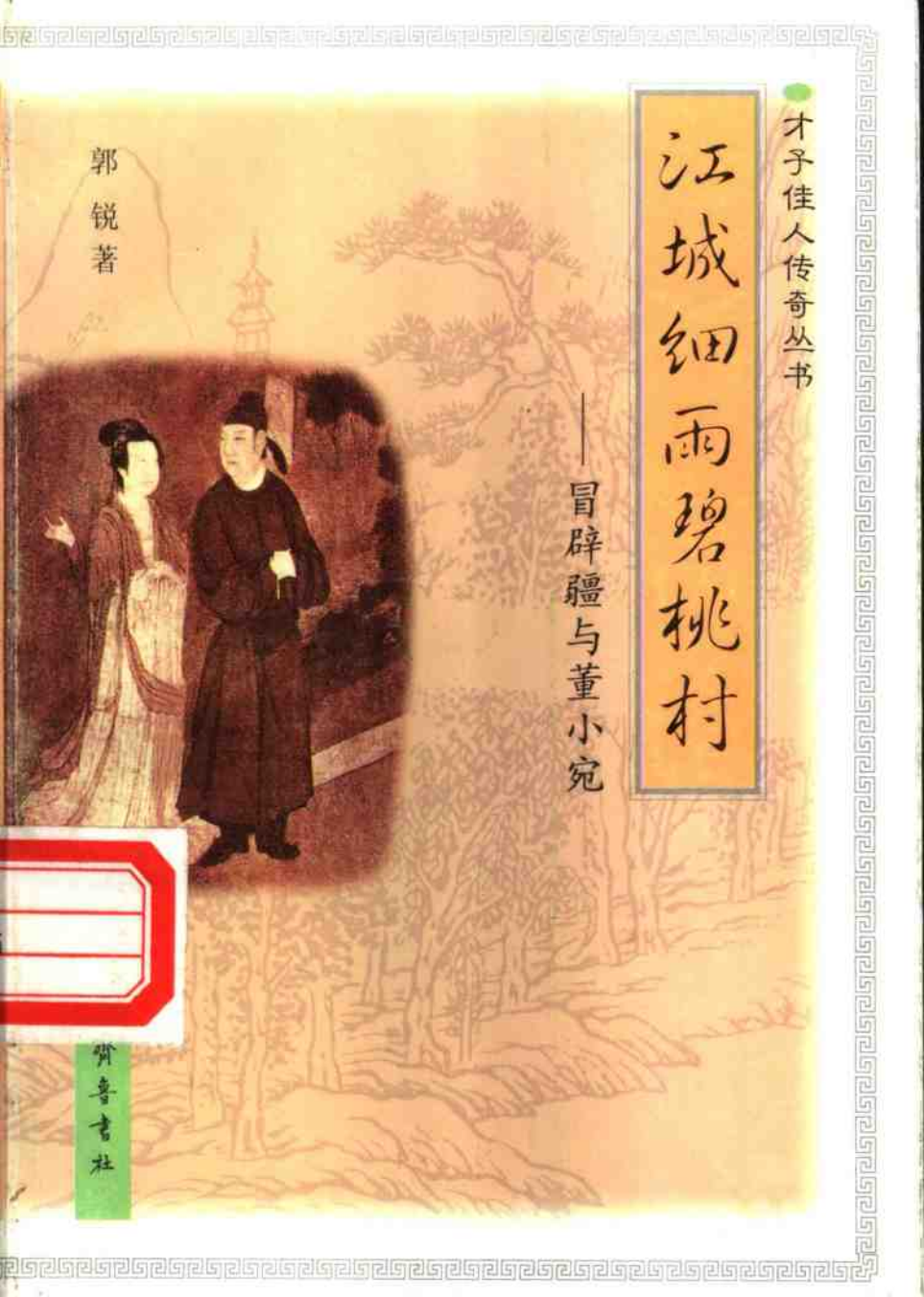
才子佳人传奇丛书

江城细雨碧桃村

冒辟疆与董小宛

郭锐著

晋喜书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城细雨碧桃村:冒辟疆与董小宛/郭锐著. — 济南:
齐鲁书社, 2000.5
ISBN 7-5333-0823-9

I. 江… II. 郭… III. 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4963 号

江城细雨碧桃村

——冒辟疆与董小宛

郭锐 著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250001

日照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2 插页 82 千字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3001—5000

ISBN 7-5333-0823-9

I·235 定价:8.00 元



—

夜色阑珊，华宴方散，董小宛独自站在走廊上望月长叹。几多的委屈、烦恼和忧伤，不知不觉地从心中涌出，化作粉颊上两滴晶莹的清泪。

泪珠浑圆，无语地落在胸前，眼睛里的月亮，已模糊成斑驳闪烁的一团。

一颗流星划过夜空，美丽的光华霎时间照耀了天庭，盖过了其他星光，然而眨眼间就消逝在无垠的夜幕里。

时值初春，春寒料峭，夜风刺骨，单薄的身影怎奈得了五更的清寒，她连连打了几个寒颤。

丫环惜惜从屋里走出来，脚步轻盈地走到小宛身后，将手中的孔雀羽大氅轻轻地披在站娘的肩上。小宛

江城细雨碧桃村





感觉到了，默默地转过头，一把抓住了惜惜的一只小手，紧紧地握在手中。

“哎哟，小姐，您的手怎么这么凉？快进屋暖暖和和吧。”惜惜说着将小宛的手扯进了自己的怀里。

“不，我心里好堵得慌，你让我在凉风中透口气。”

“小姐，这可不行，您会伤风的。”惜惜用力将小宛拖回屋里。

房中，一支红烛驱走了黑暗，泪影中的烛光更加五彩缤纷。北墙上，依稀可见一幅唐寅的仕女画。画中的李端端，玉带临风，箫声凄然。

二人来到里屋，对坐在一粉纱为帐的床上，惜惜用香帕拭去了小宛眼角的泪花，站起身走到条几前，取下一精致的小手炉，递到姑娘手中。

“小姐，暖暖手快睡吧。我去端洗脸水。”

伺候着小宛睡下，惜惜也躺在了自己的小床上。她翘着上身，鼓起红唇欲吹灭蜡烛。小宛忙制止她说：“别——让它亮着吧！”惜惜于是作罢。

小宛躺在床上，泪水又涌了出来，静静地润湿了一片枕巾。烛光摇曳，红烛似乎在陪着主人流泪，身上的泪痕斑斑。它也在饱受煎熬，小宛心里想。她从床上爬起来，趿着鞋，吹灭了流泪的蜡烛，摸黑躺下了。

可是她一闭上眼，眼前就浮现出了朱爵爷那双死鱼





似的眼睛，它们在死死地盯着自己。突然，那邪恶的目光分了权，变成一双瘦骨嶙峋的魔爪，像钢叉一样地探过来，剥撕着她的衣服。她的身子不由得缩成了一团，心抖得像暴风雨中枝头的一片残叶。

“啊——”她喊了一声。

惜惜听见了，一骨碌爬起来，几步走到小宛的床前。

“小姐，您怎么了，做恶梦了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梦，可比恶梦要可怕得多……惜惜，你今晚和姐姐一床睡，好吗？”

黑暗中惜惜点了点头，钻进了小宛的被窝里。小宛紧紧地拉着惜惜的手。

惜惜心里明白，小姐是被那个可恶的朱爵爷吓坏了。好一个朱爵爷，还是什么王子王孙呢，简直就是一个地痞无赖。看他那副德性，獐头鼠目，刀把子脸，尖鼻子，尖嘴猴腮，举止猥琐，言语粗鄙，嗜酒好色，横行乡里，胡作非为。但自我感觉良好，十足的猴相自视为异相，且是“贵人异相”的“异相”。平日里爱附庸风雅，和文人唱和时也不过胡诌些“黑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”之类的诨诗。今晚他以酒盖脸，满口喷粪，先点淫词荡曲，后死皮赖脸地和小姐共同抚琴，趁机摸小姐的手，调戏小姐。小姐愤然离席，他假装挽留，明目张胆地动手动脚。小姐横眉立目后，他更是无所顾忌，索性说今晚要和她同床共





枕。幸亏有杨龙友杨大爷从中周旋，好劝歹劝地才将这个泼皮拖出钓鱼巷。他临走时还口出恶言：“你一个婊子还想立什么贞节牌坊，你早晚逃不出我的手心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惜惜也不禁暗自落泪。这是个什么世道啊！她的眼前又浮现出饱受张献忠的匪兵蹂躏后而自杀的娘，为掩护自己逃走而被匪兵杀死的爹，那被大火吞没了的庄园，仓皇逃亡的乡亲……她的牙咬得格格直响。

“姐姐，你别怕，他若再敢对你无礼，我就用剪子捅死他！”惜惜义愤填膺地说。

小宛把惜惜揽在怀里说：“我不怕他，大不了一死了之；我只是伤心自己的命不好——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；性喜冰雪，却沦落风尘。”

“姐姐不必太难过，以姐姐的资质，早晚都会嫁个好人家的。姐夫明天就登门。”

“你又胡说，看我不撕你的嘴。”说着，小宛胳肢了她一下。

“嘿嘿嘿……好姐姐，饶、饶了我。”惜惜忍不住笑了，边哀求边挠小宛。小宛也被她逗笑了。

窗外，风似乎更大了，呜咽着穿过枯藤，发出一片瑟瑟索声。偶尔，寒风还送来一两声寒鸦凄楚的啼鸣。

第二天，二人都起得很晚，单妈妈来请她们用早餐时





才将小宛唤醒。

小宛睁开眼睛，见阳光已透过粉窗射进屋里，南窗下铺着红彤彤的一片。惜惜还未醒，睡态慵懒而娇憨。小宛心想：她毕竟还是孩子，就再让她睡一会儿吧。想到这里，她忙冲单妈妈说：“好妈妈，别敲门了，我们马上就下楼。”

单妈妈转身走了。小宛慢慢地起身，突然觉得头有些沉，鼻子也塞塞的，随即又咳嗽了两下，她知道是昨晚伤风了。

惜惜被咳嗽声惊醒，尚未睁开眼就说：“姐姐，您不听我的，看你感冒了吧？”说着骨碌一下爬起来，伸出小手，轻轻地放在小宛的额头上。“哟，小姐，好烫啊！您发烧了。”

看着惜惜大惊小怪的样子，小宛忍不住笑了。惜惜有点莫名其妙地说：“笑什么笑？看您的脸都烧得红扑扑的了！”

“没事，吃点发汗的药就好了。”小宛说着又连打了几个喷嚏。惜惜忙把香帕递给她。

服侍着小宛穿好衣服，惜惜赶紧穿衣下床。她几步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，屋子里立刻明亮了许多。

窗外，响起了黄莺嘹亮婉转的歌声。惜惜好奇地走到门边，开门向院中观望。只见院中的藤蔓上落着两只





黄莺儿，它们欢快地跳跃着，比赛似地卖弄着歌喉。可更让她欣喜的是，院中的那株白玉兰花已悄然绽放了，一树洁白的花朵在晨曦中宛若刚出浴的仙子，仪态万方，俏丽端庄。

“小姐，快来看，多美的花儿呀！”她情不自禁地喊，不觉已跑出屋外，咯噔咯噔地下楼去了。

小宛倚着门框向外看时，惜惜已站在玉兰花树下了。她翘着脚尖，想折一枝花。小宛忙制止她说：“不要，不要折！”

“为什么？多美呀！”惜惜歪着小脑袋问。

小宛说：“古人曾感伤‘无可奈何花落去’，‘无计留春住’，你若将它折下，春天不凋零得更早吗？”

惜惜想想也是，只好作罢。刚要转身回楼，身后的黄莺儿一齐冲她鸣叫，仿佛嘲笑她似的。惜惜有点恼了，转过身，扬起手来吓唬它们，嘴里喊着：“去，去！”可是它们并不怕她，只是从一根枝条上跳到另一枝条上。惜惜生气地弯下腰，在地上寻觅石子。两只聪明的鸟儿趁机飞走了。惜惜听到身后“扑棱”一声，知道它们已吓跑了，还是仰头冲着渐渐远去的鸟儿哼了一声。

惜惜重新上楼，帮着小姐梳洗已毕后，打量了一眼说：“姐姐，你的眼圈发青，眼泡红肿，你最好搽点粉吧。”

小宛说：“你用点吧，我可用不着它。”说着将几天前





吴齿仁送来的那盒茉莉香粉递给她。

“这不是吴老爷送的吗？我才不要呢，什么东西经他的手都俗了！”惜惜将手背到身后。

这时，单妈妈又上来催二人下楼吃饭。惜惜扶着小宛，随她一同下去了。

楼下房内，董大娘正坐在餐桌旁等着小宛，她一眼就瞥见了小宛微肿的眼泡和病恹恹的神态，但并未介意。她想，女儿昨晚受了点委屈，可这对于一个卖艺的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唱曲的人矮人三分，客人什么林子的鸟都有，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脸皮薄，也受不了别人的猥亵淫语，久了便什么都习惯了。

小宛傍着母亲坐下了，她问：“爹呢？”

董大娘漫不经心地说：“他呀，一早就遛鸟儿去了，什么事他都不管。唉，嫁给这种人……”

“阿——嚏！阿嚏！”

董大娘的话被小宛的喷嚏声打断了，她忙不迭地将手放在女儿额头上。“哎哟哟，这么烫！单妈快去请郎中。你看，你看你……”

单妈答应着，转身要朝外走。小宛边用香帕捂着鼻子说：“单妈慢走，郎中就不用请了，仅是伤了点风，我写个方子你去抓些药就行了。”

站在姑娘身边的惜惜听小宛这样说，忙转身到董大





爷董旻的房中取来笔墨纸砚。小宛在饭桌上铺纸拈毫，刷刷点点地写好了药方，单妈接过出去了。

工夫不大，单妈从药店回来了，手里拎着一串药包。小宛这时已多少用过了早饭，正斜坐在椅子上，头倚着椅背闭目养神。单妈请小姐验过药后，便到厨上熬药。

不一会儿，单二从门外进来说：“太太，小姐，吴老爷求见。”

董大娘看了眼病恹恹的小宛，还是吐出了“请”字。小宛睁开眼说：“请什么请，人都快死了还能见客！告诉他本姑娘病了，让他过几日再来！”

单二出去了，随后折了回来，说：“吴老爷听说小姐贵体欠安，定要进来探望。”说完垂手站在门边。

“癞皮狗！他哪里是关心我的病情，分明是信不过我，认为我推诿不见。”小宛气冲冲地说。

惜惜插嘴道：“他不信呀，哼，单叔你将这药拎给他看看。”

小宛看着惜惜那副天真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，说：“别理他，你去回说：本姑娘谢过他的好意，只是躺在病榻上不便见客，尤其是像吴老爷这样的贵人。”

单二出去了。惜惜还是忍不住地嘟哝：“他算什么东西，老不正经！五十多岁了，家里妻妾成群，还四处寻花问柳，不就是仗着几箱臭钱嘛！谁不知道他在江宁知府任上





时专刮地皮，老百姓私下里都叫他‘吴瓜皮’。”

小宛笑了，董大娘也略有几分尴尬地笑了。

这时，单二又从外边进来，手里捧着一古香古色的盒子和一幅画轴，说是吴老爷送给小姐的礼物。

惜惜不想接过来，她恨不能将这些破玩艺儿掷到‘吴瓜皮’的老脸上。可小宛说：“惜惜，拿过来吧，看吴老爷又搜罗来了什么东西。”

惜惜噙着红红的小嘴儿，很不情愿地接过来，打开了盒子。盒中是一面青铜古镜，精致的花边上铜锈斑驳，镜面却光洁若新发于硎。背面有开元三年造的篆字阴文。小宛将古镜拿在手里，仔细鉴赏，确认是件真品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将其放进盒中。她随手又展开了画轴。它看似是赵子昂的八骏图。画上的马神态各异，昂首临风，线条简练，很有几分神采。董大娘和惜惜看后，忍不住喝彩：“好马！”

小宛却以行家的眼光看出这是一幅赝品，她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说：“见形面未闻蹄声，见风而未闻嘶鸣，非子昂也。”说罢，她将画重新卷好，递给单二说：“请单叔叔将此画退给吴老爷，古镜我收下了，并替我道声谢。”

单二又一次走出院门，见门前的吴齿仁正在门旁徘徊，他干咳了一声。吴齿仁听见咳嗽声，急忙转身过来，急切地问：“怎么样，小姐肯赏脸否？”





单二将怀中的画往对方的手里一塞，说：“小姐收下了件小的，奉还了大的。她让我代她谢谢你！”

“就说了这些？”吴齿仁不甘心地问。

“就这些！”

“她收了我的东西，还没对我发出邀请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吴齿仁气呼呼地摇摇头，倒背着手，在大门口来回走了两圈，最后还是——跺脚，转身走了，连和单二都没再打个招呼。他不由得恼羞成怒，心里暗暗发狠，一旦哪天重新起任，我会让你董小宛加倍归还！

屋内，小宛喝完药后，惜惜捧着盒子，陪小姐回房歇息。约摸半个时辰后，董大娘轻轻叩开了房门。此时，小宛身上已出了些汗，觉得舒服了许多。

“娘，有事吗？”小宛问。

“有点儿事，”董大娘说，“李大娘派人来请你，说是张天如张老爷省亲路过金陵，她和香君姐妹要为他接风洗尘。我考虑着你病了，没敢答应，想先问问你再说。”

“什么，张溥来了？这还用问什么，我马上去！”说着小宛就从床上起身。

董大娘见如此光景，她理解女儿，知道她和复社的交情甚笃，便下楼命单二雇轿去了。

惜惜伺候着小宛简单梳洗后，二人下楼，轿子已在门





口等候了。小宛上轿，惜惜和单妈两边扶轿相随，直奔李大娘的媚香楼而去。

二

媚香楼离小宛所住的钓鱼巷约一里之遥，紧傍着秦淮河。李大娘是位旧院名妓，昔日曾与名妓李十娘同在秦淮河扬名，人称“秦淮二李”。李香君是她的养女，与柳如是、顾横波、马湘兰、陈圆圆、寇白门、卞玉京和董小宛一起被时人誉为“金陵八艳”。在这“八艳”之中，此时除去马湘兰过早谢世，陈圆圆被田皇戚万金买走外，其他六人仍在金陵。其中又数柳如是、李香君和董小宛三人关系最密切。

不一会儿，她们便来到媚香楼门前，小宛下轿，三人没等门房通报就径直进了院子。

客厅内的李香君一眼看见了她们，和卞玉京、寇白门、郑妥娘一齐嘻嘻哈哈地迎了出来。

“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不过听说你病了，快告诉姐姐你怎么了？”李香君边走边说。

“没什么，只是昨夜伤了点风。”小宛眉眼含笑地说。

李大娘这时也迎了出来，嘴里喊着：“哎哟，心上肉来了，快让妈亲亲！”说着，她将迎面走来的小宛一把揽在怀





中，用力地在她的粉腮上亲了一下。

李香君在她们身边故意逗趣：“妈，心上肉来了就不要我们了？”

娘俩牵着小宛的手，众人嬉笑着走进了客厅。

客厅内，四位相公已站立在桌边等候了。上首的一位年纪四十开外，面白微须，举止安详。小宛认得此人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复社领袖张溥，字天如，几年前曾在柳如是姐姐那里见过他。其余的三位她认识两个，一个是陈定生，另一个是方密之。这两人和侯朝宗、冒辟疆在当时被人誉为“复社四公子”。紧挨着张溥坐的那位她却不认识。

小宛忙止住笑声，上前给贵客道万福。至陌生人面前时，李大娘介绍道：“宛儿你没见过他吧？他是复社里著名的道学先生吴应箕——吴大公子，雅篆次尾。”小宛又忙施礼。

小宛和客人见礼已毕，李大娘便招呼众人围桌落座。小宛年龄最小，紧傍着李香君坐在下席，和上首的张天如、吴次尾对坐。

张天如喝了口茶，手拈胡须打量着小宛，微微地点了点头，侧脸和斜对面的李大娘说：“真是女大十八变啊！几年不见，小宛出落成绝代佳人了。”

小宛的脸“腾”地红了。没等她开口，就听张天如接





着说：“唉，可惜呀，如此倾国倾城之貌，混迹风尘。不知谁家儿郎，能得此佳丽，共弹知音曲？”

张溥话说到最后也颇伤感，后悔自己的脱口而出。小宛张了张嘴，还是呆呆地坐在了那里。李香君及其他姐妹都没有想到张老爷会说出如此令人伤心的话来，个个心里也都涩涩的，低头不再说话。气氛立刻冷了下来。

还是李大娘打破了尴尬场面，她干咳了一下说：“咳！故人相见应诉别情，谈天说地，怎么个个都蔫头耷脑的了。我给您说张老爷，咱小宛不仅模样俊，还会作诗、下棋、弹琴呢。宛儿，到旁边为张老爷们弹一曲，助助兴！”

李大娘这么一说，众人这才都回过神来，劈里啪啦地鼓掌，请小宛献艺。

小宛抬起头，拭去眼角上的泪痕，强作欢颜地说：“琴声清凉，须和清风、明月、曲水而歌，此时宴席方开，不宜抚琴，咱还是先聊聊天吧——张老爷从北地而来，应知关中和关外之事，说与我们听听吧。”

张天如长叹一声道：“唉，有什么好说的。关内战乱不息，哀鸿遍野；关外满人兵强马壮，虎视眈眈，大明朝的江山岌岌可危了。可恨那些阉党，死灰复燃，结党营私，祸国殃民；可恨那些腐儒，文不能安邦，义不能死谏，只知苟且偷生；可恨那些武将，畏寇如虎，望风逃窜，却乱杀无





辜，屠民冒功……”

惜惜和李香君的侍女翠翠给众人斟满酒，张天如不邀众人，独自举杯见底。吴次尾、陈定生、方密之也随之干而尽。随后，张天如又连干了三杯，略有了些醉意。他眼望着酒杯，喃喃地说：“‘借酒消愁愁更愁，抽刀断水水更流！’可恨这秦楼楚馆，依然箫管嫩嘈，达官贵人，醉生梦死，真是‘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《后庭花》，啊！’说完，已是泪流满面。

众人悚然。董小宛说：“张老爷，恐怕不知亡国恨的不是‘商女’，而是乐不思蜀的王公大臣吧。小女子虽沦落风尘，却知长亭对泣，莫如闻鸡起舞。”说着她将杯中酒一仰而尽，愤袖离席，坐在一架古筝旁。接着众人便一同沉浸在岳飞的《满江红》里了。

“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……”

张溥识音，他暗自惊奇小宛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卓识，温柔的玉指竟拨出了碎石裂玉的金石之声，真是巾帼愧杀须眉也！他听得出小宛奏出的每个音符都发自肺腑，饱含着无限的爱恨。它是一种战叫，一条波澜滚滚的生命激流，一座爱的高山，一株悬崖上奋起的生命。但是他渐渐又感到担心，怕琴弦会被她力透千钧的羽声震断。

果然不出他所料，接着便听到嘣的一声，弦断了，乐





曲戛然而止。小宛本然地看着前方，额上挂着几颗晶莹的汗珠。

众人都仿佛听呆了，好久才爆发出一片掌声。“好啊，好啊！”吴次尾等几位平日里出口成章的书生也只能发出如此简单的赞叹，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泪花。

许久，人们都缄口不语，每个人都在咀嚼回味着美妙的乐曲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“‘欲将心事付瑶琴。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？’”张天如率先评论道，“小宛可谓是一石二鸟啊，既弹了《满江红》，也弹了《小重山》。”

吴次尾也颌首道：“好个刚烈的董小宛，慷慨激昂，看似娇柔却能操黄钟大吕，在我们复社中也算是人杰了！”

陈定生随后道：“小宛的琴声就是战鼓，足以警顽起懦。值此国难当头之际，我们复社人岂能再坐视虏寇犯疆掠地！”

方密之虽被小宛的乐曲深深打动，但同时感到了一丝不祥，常言道：秀木易折，自古红颜多薄命，这断弦也许就是一种征兆。所以他不愿随众人慷慨悲歌，而想趁早转移话题，于是说：“张大人刚才说到‘不知谁家儿郎，能得此佳丽，共弹知音曲’，小宛这里便奏出：‘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？’看来她是想觅知音了。若真是如此，倒现成的有位公子。”

下玉京听到这里立刻活跃起来，她朝李香君、郑妥娘

